



An Analysis of the Humanistic Thought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Shihui Yang*, Cuiping Zhang

The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alian, China

Email address:

769102284@qq.com (Shihui Yang), 1491645849@qq.com (Cuiping Zhang)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cite this article:

Shihui Yang, Cuiping Zhang. An Analysis of the Humanistic Thought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1, No. 3, 2023, pp. 132-135. doi: 10.11648/j.si.20231103.16

Received: May 7, 2023; **Accepted:** May 26, 2023; **Published:** May 29, 2023

Abstrac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s a novella written by Ernest Hemingway and published in 1952, which not only won him the Pulitzer Prize in 1953, but also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54. This work created a "Fever of Hemingway literary"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work, Hemingway not only portrays the images of dual Christs, the Great Marlin and the old man Santiago, but also the little boy Manolin as the Redeemer.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hree images of the old man Santiago, the young boy Manolin, and the big marlin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e the humanistic thoughts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d the ric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ehind them. The old man Santiago develops a sense of camaraderie with the big marlin during their intense struggle and is ultimately saved by the young boy Manolin. In face of voidable death, he still believes that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He dares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cruel social reality and cruel fate. In this process, it also reflects Hemingway's reflection on the fate of modern Western individuals 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Lost Generation, as well as his concern and exploration for the way out of human survival difficulties.

Keyword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Santiago, Humanistic Ideas, Redeem, The Lost Generation

浅析《老人与海》中的人文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杨诗卉*, 张翠萍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大连, 中国

邮箱

769102284@qq.com (杨诗卉), 1491645849@qq.com (张翠萍)

摘要: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于1952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 这本著作不仅使海明威在1953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也使他拿到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在全世界掀起了“海明威文学热潮”。《老人与海》中不仅塑造了大马林鱼和老人圣地亚哥两个双重基督的形象, 也塑造了小男孩马诺林这个救赎者的形象。本文以老人圣地亚哥、小男孩马诺林以及大马林鱼这三个形象作为切入点, 分析《老人与海》中的人文思想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现实意义。老人在与大马林鱼对峙的过程中惺惺相惜, 并被小男孩马诺林所拯救, 面对无法避免的死亡, 他坚信人的肉体可以被消灭, 但不能从精神上被打败, 敢于同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冷漠无穷的命运来进行抗争。在此过程中, 也反映出海明威作为一名“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对西方现代人命运的思考, 以及对人类自身生存困境的出路关注和探寻。

关键词: 老人与海, 圣地亚哥, 人文思想, 救赎, 迷惘的一代

1. 引言

《老人与海》一书的情节非常简单, 却蕴含着深刻的寓意: 一位名叫圣地亚哥古巴老渔夫在连续84天捕鱼徒手而归的境遇下只身出海, 历尽千难万苦, 终于捕到一条重达一千五百磅重的大马林鱼, 被大鱼拖着在海上航行了3天才终于将其杀死绑到小船旁, 却又因大鱼的血腥气遭到鲨鱼的不断攻击, 最终回到岸边只剩下了大鱼的头尾和鱼骨架。

毫无疑问, 任何时代的文学创作都不可能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之外。独特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美国这一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熔炉”社会, 但占据主流地位, 统治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传统和意识形态主要还是基督教文化。因而《圣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典范, 它浸润和滋养了许多蜚声国际的文坛巨匠, 海明威也不例外[15]。海明威童年时期受笃信宗教的母亲的影响很深, 他也曾说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圣经》, 但他也曾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2]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海明威受到了尼采“上帝已死”观点的冲击,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影响, 他所从小所接受的美国传统的清教道德伦理价值观遭到质疑和否定, 所以海明威的宗教观则更多地体现了对人的关注, 因此他淋漓尽致地将自己这种带有个人特色的人文思想展现在《老人与海》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 圣地亚哥便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本文旨在从《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圣地亚哥、小男孩马诺林以及大马林鱼等三个形象入手, 分析人物身上的人文思想光辉, 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人物形象背后的现实意义, 反映出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作家代表对人关注, 及其对人生出路的探寻。

2. 《老人与海》中人物身上的人文思想

《老人与海》中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 首先是老人圣地亚哥, 他的身上人性与神性并存, 可以看作是耶稣基督的化身; 其次是小男孩马诺林, 他纯洁无暇, 拯救了老人圣地亚哥, 可以看作是救赎者的化身; 最后, 大马林鱼与老人圣地亚哥惺惺相惜, 它可以看作是第二个基督形象的化身[10]。正如杜夫海纳所说, “作者全力以赴的不是描写或者模仿某一预先存在的世界, 而是唤起他所再创造的世界。”[3]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一书中, 熟练地运用了“冰山理论”, 老人圣地亚哥出海捕鱼的整个过程, 可以看作是他的生命由承受苦难到完成救赎过程的一个缩影, 并且老人的自我救赎也反映出了人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追寻。这也同时反映出海明威作为一名“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出路的探寻。[13]

2.1. 老人圣地亚哥——人性与神性并存

在西班牙语中, “圣地亚哥”同“圣雅各”的意思相同, 圣雅各是耶稣最早收的四门徒之一, 与圣地亚哥一样, 原本也是加利利海滨的一名渔夫[7]。这其实可以理解为, 圣地亚哥同耶稣基督一样同时具有人性和神性的双重身份。

圣地亚哥的人性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 体现在圣地亚哥在出海打渔时, 他“从来不带午饭。他在小帆船的船头放着一瓶水, 一整天只需要这个就够了”[1]。老人只吃生鱼肉和水, 这象征着圣徒领圣餐的环节, 生鱼肉可以看作是圣饼, 水可以看作是圣水, 象征了基督的身体和血液; 其次, 圣地亚哥对扬基队的棒球明星迪马吉奥充满了崇敬之情, 并称呼他为“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1], 这反映出了老人将迪马吉奥看作是一名圣徒, 并且迪马吉奥的脚踝长着骨刺这一特点也从侧面证实了他的圣徒形象。最后, 在圣地亚哥历经磨难终于回到家中时, 睡姿是“脸朝下躺在报纸上, 两臂伸得笔直, 手掌向上”[1]。海明威在对这个姿势进行描写时, 并没有指出圣地亚哥的两臂是与教士领受圣职时的姿势一样, 向上垂直伸出; 还是像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的姿势一样, 向两侧水平伸出。这没有具体描写出来的两种可能性, 都暗示着圣地亚哥兼具人性与神性的双重身份[9]。

圣地亚哥的神性则体现得更加鲜明。首先, 作为基督化身的圣地亚哥一共历经了两次被钉十字架的过程[11]。一次是从他钓上了大鱼时开始, 另一次是从鲨鱼来袭时开始的。书中也有很多意象和情节能够与《圣经》中的情节相对照, 如: 书中多次提到老人在与大鱼作斗争时将绳索勒在背上和手中, 手流出鲜血、脊背痛得厉害, 这是与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节相对照; 描写老人在航行的过程中碰到水母, 它们“有些触须会缠在钓索上, 紫色的黏液附在上面, 他的胳膊和手上就会出现伤痕和疮肿……使人痛得像挨鞭子抽一般”[1], 这与基督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前受鞭刑的情节相对照; 圣地亚哥叫马诺林起床的时候, “他轻轻握住男孩的一只脚, 直到男孩醒来”[1], 这与《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情节也有着相似之处; 桅杆的意象也象征着十字架, 从老人还未出海捕鱼开始便“把桅杆抗上肩头”[1], 到最后捕鱼归来“扛起桅杆往岸上爬……到了顶上摔倒在地, 躺了一会儿, 桅杆还是横在肩上。……他不得不坐下歇了五次, 才走到他的窝棚”[1]。这些与《圣经》中情节的相似和呼应, 都反映出了圣地亚哥是基督的化身。

基督原型的拯救意识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通过将视角投向受难的耶稣, 展现出老人圣地亚哥坚韧不拔精神。“在精神上老人却不曾被打败, 是真正的强者, 他身上有着不惧命运挑战、坚强不屈的硬汉精神。”[12]在圣地亚哥身上, 蕴含着圣经精神同样的力量, 他不向现实妥协, 顽强不屈地独自承受了苦难并完成了自我救赎。换言之, 圣经精神能够指引人们获得救赎, 在圣地亚哥身上, 他靠着自己精神的力量独自完成了这一切。因为书中的圣地亚哥明确地说过“我并不笃信宗教”[1]这样的话, 在他的心中, 上帝早已不再处于中心位置, 他找到了一个新支撑点, 一个新的信念, 这便是追寻自我价值、自我救赎的过程。在老人梦中反复出现的“狮子”意象, 便是老人进行自我价值的追寻, 对力量的渴望的象征。

2.2. 小男孩马诺林——带来希望的救赎者

“马诺林”在西班牙语中是“救赎者”的意思。在《圣经》中，小孩是智慧、无邪和虔诚的象征。《新约·马太福音》中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太19:14）因此，《老人与海》中的马诺林，便是圣地亚哥的拯救者的角色[6]，为老人带去了希望和爱。

首先，马诺林对圣地亚哥有着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为老人弄来第二天大鱼要用的沙丁鱼；为老人带去饭食并陪他一起吃饭；与老人聊天并处处维护他，马诺林在圣地亚哥的生活中处处陪伴着他，他将老人从寂寞中救赎出来；其次，在圣地亚哥捕鱼回到家熟睡之后，马诺林“看见老人的那双手，就哭起来了”[1]，他关心老人爱着老人，并为他的痛苦而痛苦，这体现了他爱的使者的形象；最后，圣地亚哥在出海捕鱼时，曾有7次念及马诺林，每次都无外乎的一句“但愿那男孩在这儿就好了”[1]，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小男孩在老人心里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救赎了老人于苦难给予老人希望和爱。

海明威塑造这一形象背后的深层意义，可能在于，圣地亚哥为救赎人类而承受了苦难之后，小孩子会带来更大的希望。

2.3. 大马林鱼——第二个“圣地亚哥”

老人圣地亚哥在与大马林鱼对峙的整个过程里，他与大鱼惺惺相惜，二者形象也逐渐重合融为一体。大马林鱼也可以看成是另一个基督形象的化身。二者一起形成了书中的双重基督的形象。

首先，圣地亚哥在被大鱼拖着航行的过程中，“他怜悯起这条被他钓住的大鱼来了”[1]，因为大鱼与老人有着相同的境遇，“它选择的是待在黑暗的深水里，远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网和轨迹。我选择的是赶到谁也没到过的地方去找它。到世界上没人去过的地方。如今我跟它给拴在一起了，从中午起就是如此。而且我和它都没有人来帮忙。”[1]，在大鱼遭受鲨鱼袭击的时候，老人“感到就像自己挨到袭击一样”[1]。可以看出，圣地亚哥与大鱼有着相同的境遇并且惺惺相惜，他们在这段各自苦难的旅途中形象逐渐融为了一体，甚至老人还产生了“是它在带我回家，还是我在带他回家呢？”[1]这样的疑问；其次，在大鱼接近死亡时，老人将鱼叉“朝下直扎进鱼身的一边，就在大胸鳍后面一点的地方，这胸鳍高高竖起，高齐老人的胸膛”[1]，这与《新约·约翰福音》中耶稣肋旁被刺的情节形成了对照；再次，大鱼死亡后被老人绑在船边的过程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过程也十分相似；最后，在老人回到岸边离开船只的时候，他“回头一望，看见那鱼的大尾巴在街灯的反光中直竖在小船的船艏后边。他看清它裸露的脊骨像一条白线，看清那带着突出的长嘴的黑糊糊的脑袋，而在这头尾之间却什么也没有”[1]。这段情节，不仅反映出圣地亚哥作为一个基督形象的化身，他经历完一个苦难历程，将开始一段新苦难的过程；也反映出了大鱼作为另一个基督形象的化身，正被钉在十字架上经历苦难的过程；两个基督形象在书中的结尾形成一种观照，共同揭示出了人生就是不断地经历苦难获得解脱的主题。

3. 《老人与海》中人物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老人与海》整个故事的开始有这样一个情节：老人圣地亚哥在收拾自己的渔船的时候，把鱼钩和鱼叉拿回了家，“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认为，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引诱”[1]。从这个细微的情节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老人与海》中思想的矛盾性，即在给予信任的同时，行动上又不知不觉地与之相悖。[14]

首先，圣地亚哥出海捕鱼的行动是一种杀戮的行为，他用鱼叉等工具结束鱼的生命，这种行为无疑是冷血的；但与此同时，他的身上却又有基督教思想的体现，他爱人如己，悲天悯人，他对着鱼说“我爱你，我非常尊敬你。不过我今天得把你杀死”[1]，他对飞到船舷歇脚的小鸟亲切地问候，“你怎么会这样疲乏啊？鸟儿都怎么啦？”[1]可见老人并非冷血的杀手，他也会为这条鱼的处境而悲哀，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捕鱼行为，这一点在圣地亚哥身上无疑是矛盾的[8]。

其次，圣地亚哥在书中明确表示过“我并不笃信宗教”[1]，但在他的家里有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夫莱圣母图。这是他妻子的遗物”[1]。并且在老人被大鱼折磨得筋疲力尽时，他曾多次念起祈祷文，而且“念完了祈祷文，他觉得舒坦多了”[1]，他还曾乞求道“求天主帮我熬下去吧。我要念一百遍《天主经》和一百遍《圣母经》”[1]；其实在圣地亚哥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宗教的态度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并非真正指望得到天主的拯救。当他与苦难作斗争的时候，他都在从自身寻找原因，而并没有归罪与天主，“很抱歉我出海太远了。我把你我都毁了。”[1]

由此可见，《老人与海》中的有些宗教观念虽然很虔诚，但人物的行动又并非完全求助于宗教。书中的圣地亚哥更像是一个宗教中的“浪子”，他身上有着想要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性，虽有宗教寄托但又致力于自我救赎[5]，他身上的宗教观念虽然矛盾，却又完美地自我消解了。海明威通过对《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描写，表达自己对西方现代人命运的理解。[16]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探寻的是自我生存困境的出路，人生是一系列被钉上十字架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每个人都要在这个不知名的困境中自我救赎，正如圣地亚哥所说“也许我们都长着骨刺，自己不知道。”[1]

4. 结语

“体验即本体反思，体验着的人是面对人生终极价值关怀问题而痛苦追问的人。人生境遇各不同，然而大艺术家与大哲人一样，都受同一根本痛苦的驱迫，而寻求着同一个大谜的谜底。”[4]海明威通过对老人圣地亚哥、小男孩马诺林和大马林鱼等形象的塑造，熟练地运用了“冰山理论”，表达自己的人文思想，反映出人对自我价值的探寻。同时也反映出海明威作为一名“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出路的探寻，揭示出人生就是一系列被钉上十字架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会不断地经历苦难以获

得解脱，人应该在这个不知名的困境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救赎。

致谢

本文为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五育融合背景下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与实践》（2022SJGYB14）及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通识教育课程思政研究示范中心（2022XJKCSZSFZX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海明威. 老人与海 [M]. 吴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2] 杨彩霞. 20世纪美国文学与圣经传统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 王岳川. 艺术本体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 [美] 杰弗里·迈耶斯. 海明威传 [M]. 北京: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90.

[5] 何云燕、华媛媛. 《老人与海》的悲剧性及其宗教仪式 [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02).

[6] 赵文博. 《老人与海》象征意蕴的多重解读 [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01).

[7] 高伟玲. 《老人与海》中的圣经元素 [J]. 中国宗教, 2013, (07).

[8] 沈芯羽、王芳. “迷惘的一代”下的另类宗教——论《老人与海》的宗教信仰问题 [J]. 名作欣赏, 2014, (05).

[9] 王堃. 从《圣经》视角解读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 [J]. 鄂州大学学报, 2014, (06).

[10] 张抗抗. 浅谈《老人与海》中的宗教象征意义 [J]. 文学教育 (上), 2017, (07).

[11] 刘建芳、李绍杰、毛海涛. 硬汉与基督——《老人与海》的象征意义分析[J].时代文学 (下半月), 2010, (05).

[12] 李玉婕. 解读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以《老人与海》为例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0, 36 (02).

[13] 梁彩群. 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审美价值探析 [J]. 短篇小说 (原创版), 2014 (14).

[14] 邓满姣, 王慧英. 矛盾观视域下的《老人与海》 [J]. 惠州学院学报, 2020, 40 (05).

[15] 陈海燕. 论《老人与海》的三重自传性色彩 [J]. 文学教育 (上), 2021, 532 (02).

[16] 于冬云. 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身份认同与审美乌托邦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67 (04).